

在北京，你过“地老鼠”的日子吗？
昨夜，你过“地老鼠”的日子吗？
悲欢，最终，
2003年，
他，
离开了，
牛扒城，
那微茫，
出路，
缠绕

清秋子 著

我是北京

地老鼠

与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并列为
“十大网读实验样本的网络小说”

——台湾《联合文学》

清秋子 著

与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并列为
“十大阅读实验样本的网络小说”
——台湾《联合文学》



责任编辑：廖曼 李敏 装帧设计：丁明>韩玉英

ISBN 7-5396-2719-0



9 787539 627199 >

ISBN 7-5396-2719-0

定价：25.00元

与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并列为
“十大阅读实验样本的网络小说”
——台湾《联合文学》

我是北京 地老鼠

清秋子◎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北京地老鼠 / 清秋子著. - 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6. 4

ISBN 7-5396-2719-0

I. 我... II. 清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7450 号

我是北京地老鼠

清秋子 著

责任编辑: 秦雯 凌敏

出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63

网 址: www.awpub.com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合肥晓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640×960 1/16

印 张: 14.25

字 数: 250,000

印 数: 8000

版 次: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6-2719-0

定 价: 25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清秋子 生于重庆，长于长春，早年曾下乡插队八年。1988年后，在南方及北京打工多年，曾做过公司白领、报刊编辑、流行音乐杂志执行主编。现居海南，供职于某媒体。1994年起开始小说创作，曾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。自2003年起，在网上连续发表长篇小说《我是北京地老鼠》、《折腾十年》、《那年头的爱情》、《深圳，你让我泪流满面》、《“牛魔王”仵传录》等，一时名声大振，实乃大器晚成。



目 录

001 / 第一章

没钱也得在北京待着

015 / 第二章

地下室里的哥们姐们

031 / 第三章

一个被抓了，另一个也失踪了

053 / 第四章

住在别墅里还思考什么「正义」

067 / 第五章

求职：英雄白跑路

我靠北京地老版 我靠北京地老版 我靠北京地老版 我靠北京地老版 我靠北京地老版 我靠北京地老版 我靠北京地老版 我靠北京地老版

085 / 第六章

潘家的后花园有点像梦幻

105 / 第七章

拿什么来挺住，我们的日子

127 / 第八章

离开地下室能到哪里去

139 / 第九章

明天，像狗一样爬着出去

151 / 第十章

谁能无休止地忍受寒冷

163 / 余音

逃离京城的日子

我望北京地老歌 我望北京地老歌 我望北京地老歌 我望北京地老歌 我望北京地老歌 我望北京地老歌 我望北京地老歌 我望北京地老歌

第一章 没钱也得在北京待着

站在这监狱似的小屋子里，我脑子里翻江倒海。心想，老子也是曾经阔过的——住别墅，坐皇冠，潮州菜吃到不想吃，一进歌舞厅，三陪小姐都齐声欢呼。想不到老了老了栽到了这北京城。



1.

说起来这还是很近的事了。2001年初，我在北京有过一段“走麦城”。2月的情人节一过，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面前。前提是：我的腰包里只剩下1000多元钱，却要在北京城这“居大不易”的繁华之地待上两个月，其间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支援我。我在北京倒是有些哥们儿，平日里都是胸脯拍得山响的：“有什么难处找咱哪，你的事哥们儿全包了！”但我知道，此时此刻若真去找他们，他小子躲都躲不及。这些鸟人！在北京，要好的姐们儿我也有那么一个，搞的是中国的麦肯锡，对高级管理层进行咨询培训，个人年入70万，外加一个私人公司年入200万。我张嘴乞借，她不会犹豫。但我丢不起这个脸。好家伙，人模人样的，怎么混到了乞讨的分上了？姐们儿只要这么损我一句，我就得臊得去跳地铁沟。

怎么办？得想法儿活呀。我在京城东南角的松榆里找到了一家地下室旅馆，一间房月租220元。这要搁在平常，就等于白住。看房子那天，对我是个巨大的考验。这地下旅馆也算是一绝了。北京的高层住宅小区，都有地下人防工程。有不少居委会为了创收，就把地下工程改成了一个一个小房间，租给外地人开旅馆。从地面上看，不过就是小区院子里一座小平房，走入地下，则别有洞天。通过长长的走道，然后才是住宿区，每个屋子约有6平方米，完全在地下，没有窗户，也没通风设备，

白天也要开灯。屋内仅一床一凳一灯而已。有公厕、公共厨房，还有公共淋浴间（另外收费。但天冷，基本没人用）。设施都很简陋，对付着用罢了。房间里看着倒还干净，要命的是没有暖气，一股子寒气逼人。

站在这监狱似的小屋子里，我脑子里翻江倒海。心想，老子也是曾经阔过的——住别墅，坐皇冠，潮州菜吃到不想吃，一进歌舞厅，三陪小姐都齐声欢呼。想不到老了老了栽到了这北京城。但再一想，老子年轻时也是吃过苦的，掏过大粪，起过猪圈，卖过西瓜，扛过麻袋，露天野地里也睡过。眼下这算什么？民工盲流能住，我怎么就不能住？我一咬牙，把 200 多元租金交给了旅馆老板。

住下来后，我开始留意这里的住客。大致是两类：郊区进城做小买卖的农民和外地来京混饭吃的年轻人。居然还有拖家带口在这儿住的，每天在公共厨房用燃气炉子做饭，中午晚上两次油烟弥漫。三教九流中，就我这么个戴眼镜的体面人混迹其间。不过这些人，都在京城见过世面，对我这个另类盲流并不特别注意。

我有个脾气，就是倒驴不倒架子，到哪儿都得像模像样活着。到了地下室，也得正经过日子。这个小区处在城市边缘，附近就有个市场，除了卖菜之外，还卖假冒伪劣日用品。我上那儿去买了被褥、暖瓶、电褥子、台灯。基本都是伪劣品，总共也没花多少钱。安顿好了住处，还得来点情调。把随身带的迷你音响打开，床头柜上摆上心爱女友（过去的）的玉照，墙上有个水泥搁架，正好放书。于是乎，这黑牢里居然也有了点小资气息。

房门不大隔音。一日，我听到隔壁有两个小伙子在说话。慢慢地，听出了点儿名堂来。这是两个唐山郊区来的后生，在北京做保险推销员。没有底薪，初入道，业绩也没有，生活遇到了困难。一个大的就在教训小的：“你愁什么愁？能愁来钱吗？适者生存，得跑啊，拉下脸去，哪儿有门就往哪里钻。困难怕什么？没吃的，去买三斤土豆，煮了，能不能吃？还当你是老太爷啊？你明儿要是再这么愁眉苦脸的，看我扇你嘴巴子！”我听着，为之动容，这真是平生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场市场经济教育课。

过了一会儿，声音没有了。我拿了一张 CD 放起来，是科岗演奏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。白天里走廊空空，有回声，因此非常好听，回肠荡气。听了大约 40 分钟，我关了音响，开门出去，却见那年龄大些的唐山小伙正立在门外，表情不是一般的庄重。我俩同时一愣。小伙忙说：“你是新来的？你这音乐真好听，好听！我都听了半小时了，嘿嘿，没打扰你吧？”我竟一时语塞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你要不要再听？”他忽然有些腼腆，连忙摆手说：“不啦！”说完，回身进他的屋了。

2.

住处解决了，接下来就是吃的问题了。我不能想象自己买个劣质煤气罐，跟那些农村妇女挤在狭小的厨房里一块儿抡马勺。于是出去转转，发现附近的这个大市场真是太方便了，聚集了差不多有 10 家小饭馆。我按照口味，挑了一家内蒙

人开的北方餐馆，作为我的伙食点。估计了一下荷包里的存量，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：每餐六元，一点不能多。五元一份炒菜，带一点肉；一元一份饭；够了。菜不算实惠，但用的油多，强于盒饭，再说附近也没有卖盒饭的。亏得这边缘地带有这么便宜的炒菜，不然这个标准连个囫圇的汉堡包都吃不上。当然，要是想再便宜一点儿的也行，素炒土豆丝，三元一份，还可以省点儿。但看着老板一家的热情笑脸，我还真是拉不下脸来这么抠门儿。老板好像把全家人都从内蒙动员来了：老伴儿、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。个个都那么热情爽直。我用餐的规格明显与我的装束气质不符，但老板一家从没慢待过我。一见我进门，就连忙招呼倒茶。“来的都是客”——这样的平等精神真的很让我感动。五元一份的炒菜就只有几种，后来熟了，老板就主动替我点，一顿一样，换着来。无非是白菜、土豆、胡萝卜。我甚至觉得老吃这样便宜的菜，简直有点对不住这一家人的服务了。某个礼拜天（尽管对我来说这日子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），我被窗外的悠闲气氛所感染，决定为这家人增加一点生产总值。便要过菜谱，狠狠心，花八块钱，点了一个内蒙面食——“面鱼鱼儿”。虽然我问过了，但还是不能具体想象它是个什么东西。老板娘只爽快地说：“你放心，保准好吃！”少顷，上来了热腾腾的一个笼屉，里面是满满一笼……怎么形容呢？好比是用极薄的面皮捏的一个个空心小笼包。黄黄的，精巧极了。蘸着酱油吃，果然是美味。

早晚两餐就是这样了，早餐就更好办了。每天早8点，我走出地下室，来到市场。这里光是卖烧饼的摊子就有七八家，

其中一家，牌子上居然写的是“上海烧饼”，好家伙，与时俱进呀！我每次购芝麻烧饼一枚，耗资五毛。刚出炉的，又香又热乎，隔着一层纸还烫手，拿回屋里吃正好。一口烧饼一口热水，爽啊！可惜我不会唱《秦琼卖马》，否则定要喊他一嗓子！每天如此，卖烧饼的老头都认识我了，一见我，就豁亮地吆喝一声：“烧饼一个，芝麻的！”他的儿媳妇（想必是吧）就掀开苫被，从筐箩里飞快地夹出一个来递给我。这五毛钱的交易，让人心里很舒服。

不知诸位住过地下室没有？这地下室，室温要比室外低五度，阴森森的，不好受。其实寒冷还在其次，最令人恐惧的是没有昼夜之分，仿佛太阳永远不会再升起来了。人们像在暗中蹑足行走的动物，不可能有健康心态。我当时最渴望的，是恨不能马上住到地面上去。某个白天，我到小区一栋塔楼第四层的一个家庭理发店去剪头。老剃头匠原先是国营理发店的职工，理发店在发廊的冲击下倒闭了，他也就退了休，发挥余热，在家里开了个店，为本小区的人服务。他的房子蛮大的，家中朴朴素素，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吧。理完发，我走到窗前，忽然看见了院子里一派鲜活的景象，人来人往，颜色分明。白天的阳光是多么好啊！我活了几十年，从来就没有感觉白天有这么好。那一瞬间，我想：人生在世，更有何求？哪怕就是这么一套未经装修的房子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家，只要能看见白天，能看见阳光，就行了啊！

那位退休的理发店老职工，在那两个月的地下室岁月里，是最令我羡慕的一个人。

3.

白天上班，住旅馆的人们都出去谋生了，旅馆较为安静。周末也是这样，盲流们的生活是没有周六周日的，只在中午晚上各热闹一阵。因为厕所、厨房、水房、淋浴间是挨在一起的，所以这地方就显得熙熙攘攘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如果有人要求淋浴，就要通知老板。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精细汉子，他先收五元钱洗澡费，然后放入进去。洗澡的地方跟厕所一样，是用木板隔起来的三个小间，有燃气热水器，各间一个喷头。进去脱好了衣服，拧开水，就要通知在外面等着的老板调水温。如果是女同志洗澡，那情形就比较滑稽。老板隔着板墙和那女浴客一递一声地喊着：“怎么样？”“再来点儿！”“这回呢？”“噢，行了行了。”得来回喊几遍，才能完事。

某日，我正在水房洗衣服，走廊上过来了一个小伙子，穿得油光水滑。我也算是经过时尚熏陶的，搭眼一看就知道，这小子身上穿的都是地道的真货。正在纳闷这样一个小帅哥怎么也落难到此了？不想那小子先发话了：“哎，这不是个老总吗？老总也自己洗衣服了？女秘书到哪儿去啦？”一听这就不是好话。虎落平阳啊，奶毛未褪的小崽子，也敢来讽刺我了。我反唇相讥道：“你一个帅哥，不比我这老头儿好多少啊！你女朋友呢？跟别人跑啦？”从此，我俩只要在走廊上一见面，就要互相讽刺一通。帅哥的挖苦还在其次，他看着我的那种眼光，比

城里人看盲流还要轻蔑。我无法证明自己比他高明，只好忍着，气得七窍生烟。

地下室的晚上最难打发，冷，无聊，烦躁。到地面上去转，街上又空荡荡的，也是冷和无聊。方圆一公里内，只有一家肯德基晚上还开着，灯火通明，乐声悠扬。在这儿，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偶尔消遣长夜的办法，我是说，可以消遣得起的办法。大大方方地走进去，要一杯热咖啡，才五元钱，可以坐两个多小时。带一本书慢慢看，还不错。毕竟这里窗明几净，有点全球化的味道，能使人暂时忘记恐怖地下室。肯德基的小姐笑容可掬，那是没说的，训练有素。只是她们每次都要问我两遍：“还要什么吗？要个汉堡吗？”我摇头，每次都要在心里诅咒：“要个鬼！假模假式的，当我是老年痴呆了？”尽管那些女孩也就是我儿女一般大，我还是要忍不住这样心里恨恨的。这种职业化的微笑真是太可恶了，跟内蒙饭馆那一家子的热情比起来，真伪立见。

这地方偏僻，晚上9点以后，人就渐渐少了，只有些中学生模样的小子在泡美眉，跟咖啡厅的气氛差不多。五元的咖啡，跟我平常喝的咖啡比，只能叫鸟咖啡了。鸟咖啡也得要一杯，孔乙己还得要一碟茴香豆呢，我安慰着自己。

一日，正埋头读《浮士德》，忽然有人打招呼。原来是那帅哥，还有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小子。在全球化的环境里，我们虽然仍是“老总”、“帅哥”的彼此叫着，但似乎都没了讽刺的意思。帅哥说：“哈哈，你也发现了这里好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看书正好。你干什么来了？”帅哥说：“我搞了一个项目策划，请

朋友来商量商量。”他把一份装订得很像样的策划书递给我，一面就说：“老总，指教指教。”原来这是个品牌连锁餐厅的策划，项目名称叫“美丽西方牛扒城”，里面还有电脑制作的效果图。翻过一页，居然还申请了专利！我问：“什么人搞的？”帅哥说：“我啊。”我问：“有钱投资吗？”他说：“就是没有钱嘛，有钱跟老总你就没缘分认识啦！”我来了兴趣，让他和他的朋友坐下来聊。原来帅哥姓宋，湖北人，三十来岁，白净面皮，性格外向，老是坐不稳的样子。这创意是他发明的，专利也是他自己跑下来的，不过是一种仿冒的美式西餐厅。标志倒还行，是个可爱的老牛仔头像，挺有亲和力。目标市场是大都市的高级白领、情侣什么的。小宋有一整套想法，在北京也还有可行性。只是他必须说动一两个有钱的老板来投资，由小宋管理，三七分成。总投资额并不大，60万而已。我是商界里混过多年的老油子了，粗粗一看，就给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。小宋一听，神色大变，知道遇到真人了。便敛容屏息，要我认真谈一谈。我说：“像你这样怀揣着想法在北京找钱的人，恐怕有十万人。你创意再好，没用。关键在怎么能套住一两个有钱的傻冒儿。你着重往这方面想，不用再完善你的创意了。哪怕你这就是个鞋拔子、老太太乐（注：一种竹制的挠痒用具）的设计，也是一样能弄钱。只要他钱一投入，就由不得他了，你小宋就算成功了。明年这时候，你就请我住贵宾楼吧！”小宋嘻嘻一笑说：“小意思，去巴黎也没问题！老前辈，咱们相见恨晚哪！”从此，我跟小宋就成了朋友。互相一串门儿，我才知道，这家伙比我还惨，住的屋子里什么也没添置，房租也欠了一个半月的，完全在硬